

一个为逃出去而进来的越狱者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营救任务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新浪第五届原创文学大赛军事历史类金奖、影视特别奖

越狱

张海帆 作品

团结出版社



张海帆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狱 / 张海帆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126-0443-8

I. ①越…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784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549 千字

印 张: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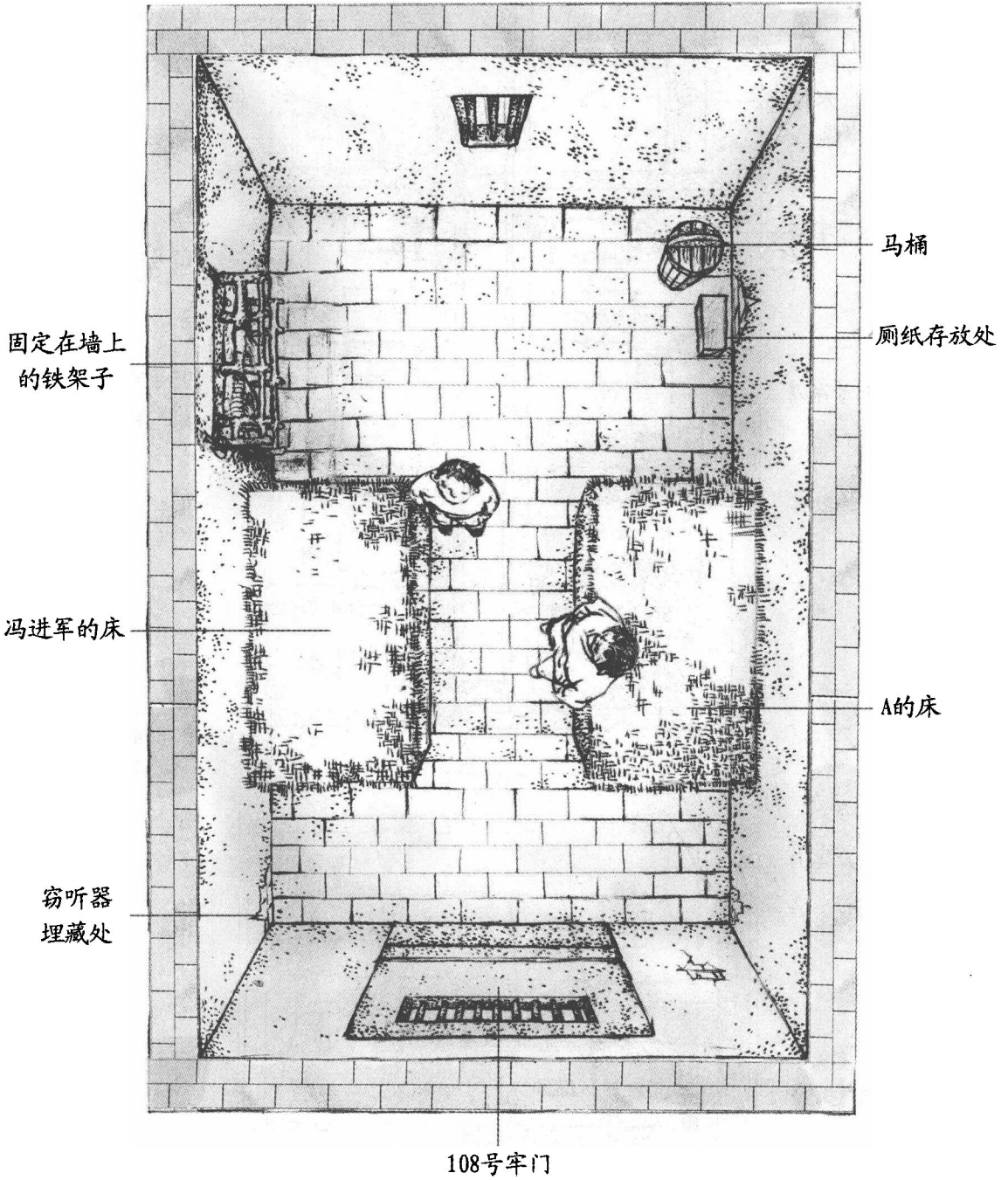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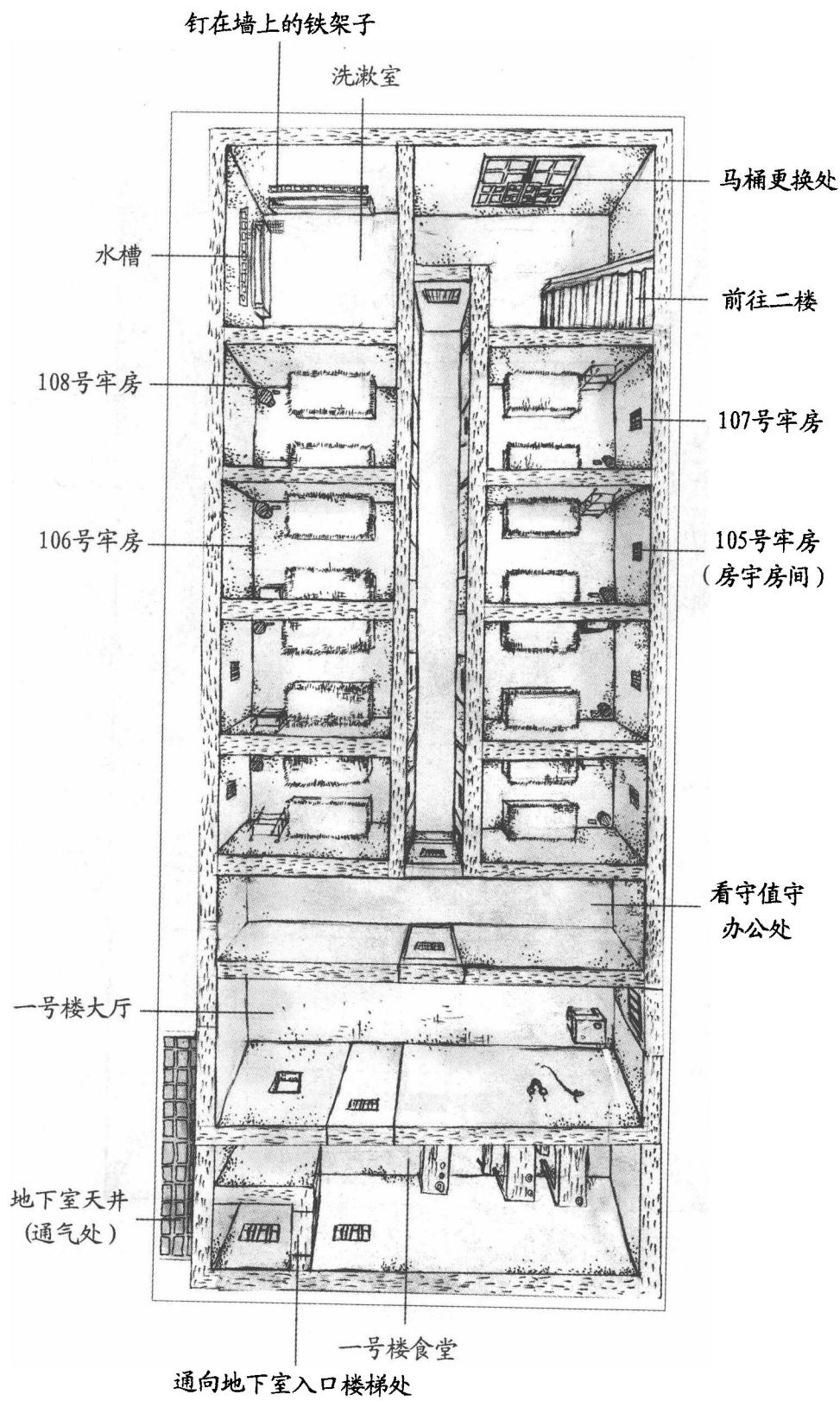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26-0443-8/I. 276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108牢房平面图



一号楼平面图

一、白山馆来人

1946年，重山市的春天很寒冷，空气中飘浮着一股不安的气氛。日本投降的欢乐在重山市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重镇城市中似乎已经消散了，更多的是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新的白色恐怖。

斗争是残酷的，国民党密集的特务人员出没在大街小巷，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国民党特务带走。共产党在重山市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正在经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这是一次在黑暗中的较量，血腥味如此的浓郁，连看不见这场斗争的普通市民都隐隐地闻到了这种血腥的味道。

重山市最繁华街道上的君悦大茶楼。中午过后，茶楼里人来人往，几乎是人满为患。日军投降以后，本来很常见的日军轰炸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给了重山人更多的理由再次享受这午后喝茶聊天的时间。

在最靠里的一桌上，坐着两个生意人打扮的男人。他们已经酒足饭饱，正在品着上好的大红袍。其中一人端起茶杯细细品了一口，赞叹道：“王老板！真是好茶，我都近十年没有喝过这么好的江南大红袍了。”这个时候，他已经面颊通红，看来中午的时候，已经喝了不少，微微醉了。

那个被称作王老板的商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也端起来细细品了一口，说道：“呵呵，日本投降，这江南的茶路总算是重开了。李老板，这战火一息，你

的生意可要大发噢！小弟我可指望着李老板的提携啊。”

那李老板又品了一口茶叶，听王老板这么说，连忙应道：“王老板，你可要折煞小人了。谁不知道你是重山最大的军需物资供应商，王老板如果看得起小的，一定要介绍一下你那衙门里的几位贵客啊。”王老板哈哈笑了笑，道：“眼看天下就要太平了，这战争生意，恐怕不是那么好做了。”

“我看不然。”李老板沉声说。

“此话怎讲？”王老板哦了一声，问道。

李老板嘿嘿笑了两声，小声说道：“难道王老板闻不出这重山市的味道吗？天天就看着那些灰狗们抓人，我看国共迟早要有一战。”灰狗，是重山人对国名党特务的骂称，这些国民党特务在重山市里四处横行，无法无天，早就激起了民愤。王老板连忙手一压，四下看了看，说道：“李老板，此话可不要乱说。国共合作抗日也不是一两年了，哪是说打就打的？”

李老板还是嘿嘿干笑了两声，小声说道：“王老板说话做事向来小心谨慎，其实你心里不跟明镜似的。那些灰狗抓的人都是戴红的。而且，不少应该是戴红的特工。”戴红的，是重山人对共产党的通称。

王老板面色凝重，小声问道：“特工？你怎么知道？”

“王老板，小的我没有什本事，就是喜欢打听些乱七八糟的事。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就是灰狗，最近在我家喝多了，说了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李老板品了口茶，小声说道。

“怎么讲？”王老板问。

“我说了，你可别再和别人讲了。我们是多年知交，说给你听也无妨。”李老板说道。

王老板赶紧点头：“但说无妨，我一定保密。”

李老板低下头来，靠近王老板，悄声说道：“你看着重山市好像风平浪静，其实地下波涛翻滚呢。国民党特务正在对共产党间谍全面清剿，嘿嘿，重山市可是情报斗争的重地，那共产党在重山市也苦心经营了多年，不为人知的间谍不知道有多少。最近抓了不少重要的，好像还抓到从外国回来的。”

“这可不得了。我就看那关政治犯的白公馆反常地热闹。”王老板小声说道。

“王老板，那白公馆算个什么，都是关些小家伙的，共产党的那些大块头的间谍，都关在另一个地方——白山馆。嘿嘿，那个地方，可是能进不能出的地方。”李老板说道。

王老板惊道：“白山馆？”

此时，在重山市的另一端，一群穿着西装的国民党特务正闯入一栋楼中。这栋楼不是民宅，而是重山市国民政府军需供应处办公楼。这群国民党特务也都训练有素，刚走进这栋楼，就迅速控制了所有的出入口，剩下几个精干的，掏出枪来，拎着直奔二楼。

后面落着日期，以及戴笠的印章和白山馆巨大的方形印章。

邓平看了这纸，脸色“刷”地一变，颤颤巍巍地说：“白山馆？怎么，你们
是白山馆的人？”

那打头的特务点点头，说道：“是的，我就是徐行良，请问邓处长还需要看
什么其他的证明文件吗？”

邓平头上冷汗直冒，低声说：“不用了。各位既然是白山馆的人，那我也就
不多说什么了。”邓平转过头来，仔细看了看正站得笔直的张海峰，他无论如何
也不相信，张海峰会被白山馆的人盯上。

张海峰并不慌张，他只是淡淡地说：“邓处长，人正不怕影子歪，就算是白
山馆的人来抓我，也总不能冤枉好人吧。”

在城市另一端的君悦茶楼，王老板和李老板坐在最里的桌子，还在窃窃
私语。

王老板惊道：“白山馆？”

李老板说道：“对，那白公馆在白山馆面前，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别看就差
一个字，学问可大了。白山馆抓人，据说是十拿九稳，关押的人犯也都是属于天
字头的犯人。那些共产党的掌握最重要情报的间谍都在白山馆里面关着。那个地
方，据说原本是重山市大地主白文彩的绝密私宅，本来就没有几个人知道，现在
成了这秘密监狱，那更是不得了了。用插翅难飞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王老板忙问：“插翅难飞？一个老地主的私宅，有这么厉害吗？”

李老板品了口茶，继续说道：“嘿嘿，那白山馆，能让犯人跑出来，可不
是白山馆了。我是没有看过那宅子，方圆几里内都被围了，除了些老人知道那白
山馆什么样子，现在我们想一睹那白山馆的真容，恐怕真要等到天下完全太
平喽。”

王老板说道：“这都是你侄子说的啊？”

李老板笑了声，说：“王老板，恐怕这重山市里再找不出第二个商人，能够
像我知道白山馆这么多的人了。”说着打了一个酒嗝，扇着嘴边的空气嘟囔着，
“喝多了喝多了，王老板，莫见怪。好茶啊好茶。解酒。”

王老板抓起桌子上的热水壶，忙不迭地给李老板的茶杯中斟上热水，说道：
“能听李老板讲讲这些奇闻逸事，真是大开眼界啊。”

李老板笑笑说：“咳，瞧你说的。我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咱们这些生意
人，老老实实赚钱，莫沾政治，莫沾政治，万一被弄到什么白山馆去，这辈子就
别想出来了。”

王老板应了声，抬起头，看了看窗外，那个方向正是张海峰所在的地方。

张海峰此时被那群特务押上了轿车，一共三辆，风驰电掣地驶出了军需处
的大院。彼此跟随着向重山市郊外驶去。

军需处处长邓平正坐在房间里发呆，一个部下敲门进来，见邓平神色不好，说了两句公务上的事情，邓平也是爱理不理的。这个部下不禁问道：“邓处长，还在想张海峰的事情？”

邓平抬起头来，悠悠地说道：“张海峰无论如何也不像共匪啊，难道这几年是我看走了眼？”那部下低声说：“张处长怎么也不该是共匪啊，邓处长，咱们就眼看着张处长就这么被带走了？您和特调处的李圣金也是老同学了，咱们还是找李圣金说说，万一是特调处的人弄错了呢？”

邓平叹了口气，说道：“你是不知道，那白山馆是什么地方？寻常的共匪头头白山馆还瞧不上眼，关的都是共匪的一级特工。寻常一个犯人若能撬开牙齿，得到的情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白山馆抓人，向来都是毫无前兆，突然而来突然就走，从此这个人绝无可能再见到。他们轻易不抓人，一抓就是极重要的犯人。”

那部下诧异道：“照您所说，张处长铁定是回不来了？白山馆不会真的弄错了吧。”

邓平说道：“弄错？弄错了也就将错就错了，咱们哪，最近还是小心一点，入了那个鬼门关，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别想出来了。”

那部下也叹了口气，说道：“刚赶跑了日本人，看来又要内战了。白山馆，不知道能不能越狱啊。”

邓平轻轻拍了拍桌子，微怒道：“小鬼，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白山馆能越狱？天下就没有不能逃掉的监狱了！下去吧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那部下脸上一红，连忙退下了。

邓平按着额头坐了一会儿，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南边的一座小山。在山中似乎隐隐地露出了房檐的一角。邓平心中叹道：“海峰啊海峰，你精明强干，整个军中能赶上你的才智的又能有几人，怎么就被抓到白山馆去了呢？如果其他人说你是共匪，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你，但是白山馆抓你，我实在无能为力啊。海峰啊海峰，你真的是共匪吗？唉，你若是共匪，也定是你自己暴露身份的。海峰啊，你是何苦啊。”

邓平和张海峰共事多年。抗日八年，枪林弹雨都一一闯过，可以说是生死之交。突然让邓平接受张海峰是共产党特工的事实，他真的无法接受，难道张海峰骗了自己八年吗？张海峰既然能骗自己八年，还有什么瞒不过去的呢？邓平认为，天下人对张海峰的了解，他应该是前三位。所以，邓平会冒出这些奇怪的想法来。而邓平的这些想法，只会深深地放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绝对不会与任何人说，这算是邓平对张海峰最后的一点心意。

A 坐在车内，面色平静，一言不发，其实内心也是波澜起伏，他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布满了凶险的阴谋之地，甚至是一个最接近死亡的地狱之门。而他，却要从这个地狱之门中，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越狱。

越
狱

里。没有人来认领白家的遗产，所以那白山馆就让政府收了，改造成了现在的白山馆。从建筑图上来看，白文彩的这个白山馆布局非常奇特，三面悬崖，一面是缓坡和入口，看得出他是为了防范有人来袭击才这么设计的。这也定是国民党选择改造白山馆为秘密监狱的原因。”

王老板说：“那你是看出有什么脱身的办法了吗？”

张海峰说：“还没有，国民党改造后，白山馆是不是还是建筑图上的模样，不得而知。我也只能进去以后再想对策。”

王老板说：“这个风险太大了，万一你进去也出不来了，可是极大的损失。”

张海峰说：“只能这样了，必须试一试！而且，我还希望通过我的被捕，能找出青盲的蛛丝马迹来。我要是不这么做，咱们重山的情报线，我们党的事业损失更大。”

王老板沉吟了片刻，目光坚定地说：“好！那你需要我协助你什么？”

张海峰弯下身子，冲王老板耳语起来。

A 走进了白山馆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个院子，因为围墙很高，这个院子显得阴森森的。正对面又是一扇大铁门，足足有三米多高，同样高的还有对面的围墙，比外面的高出将近一倍。围墙上铁丝网密密匝匝地包围着，上面还悬挂着不少树枝和碎布，也许是山风吹上去的。在大门的两侧，分别是一排厢房，从厢房中已经走出了几个人，并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 A。

徐行良还是保持着客气，说道：“张处长，这边请。”

A 被带进了一个厢房，这个厢房没什么摆设，一共三间房子。A 被推搡着来到靠里的一间。一个眼睛细长、颧角有道刀疤的男人正坐在窗边的桌子上，看到 A 走进来，歪着嘴笑了笑，从桌子上跳下来，此时身边的几个人已经围了上来。

徐行良冲这个男人干笑了一声：“冯彪，一号楼的贵客，交给你了。”

这个叫冯彪的男人也干笑了一声：“老徐，辛苦了。每次抓人都是你亲自去，小弟总觉得过意不去啊。”

徐行良说：“呵呵，本来是我们二号楼的人，喏，你得了好处，别忘了请我喝酒。”

冯彪大大咧咧地说道：“老徐，还分什么你我呢？”

徐行良看了看 A，对冯彪说：“这位毕竟以前是干员，和不少人交情不错，对他客气点。”

冯彪应了声，说道：“不会让他缺胳膊少腿的。”

徐行良这行人也就退出了房间。

冯彪看着 A，眼珠子转了转，在 A 面前踱了几步，猛地把小眼睛也睁大了，喝道：“还威风凛凛嘛！来人，把衣服都扒了，送他进去！”

几个特务就七手八脚地拉扯着 A 的衣服。

越狱

一个特务拍了拍 A 的肩膀，假惺惺地笑道：“不愧是见过市面的人，有不少像你一样刚进来的，又打又闹的，结果呢？嘿嘿，你算是最识相的了！” A 嘴唇乌青，哆哆嗦嗦地说：“几位大哥，多谢了！多谢了！”

一个特务就开玩笑一般，捅了捅其他特务，说道：“怎么样，搞军需的文化人，嘴巴就是乖巧。”

被捅的特务冷冰冰地说：“平日里都是爷，能放下这个身段，算他脑子还有根筋。”

A 就着他们的话说道：“几位大哥，能穿上衣服吗？”

A 并不想惹麻烦，他只想能够顺利地保持体力进入到白山馆内部，这个时候不是玩强硬的时间。

A 在澡堂隔壁穿上了特务送上的衣服，衣服半新不旧的，从内裤到外衣倒还齐全，就是有些单薄。衣服是灰扑扑的，背上有几条蓝色的横线。A 穿上后，才算完全缓了过来，这种淋浴，A 希望再也不要碰见了。

再次走进冯彪见到 A 的房间时，冯彪已经不见了，A 脱下的衣服和其他的物品也都不见了。一个特务取出一个大印盒，抓着 A 的手，将他每个手指都蘸上印油，另一个特务取过来一份文件，示意 A 用每个手指均在这份文件的示意处按上手印。

A 在按手印的时候，清楚地看到，这份文件头上署着：张海峰，男，任重山市军需调度处副处长，湖南长沙人士，阴谋颠覆政府。后面盖着一个朱黑色的章，印着两个大字：侦破。

A 没有多想，很顺从地按下了手印。

等 A 带着枷锁被特务领着走出这栋房子时，前方那扇极其沉重的铁门正在缓缓打开，A 知道里面是白山馆的第二层院子。

这时，铁门上方的围墙上，冯彪探出脸来，冲着下面的特务喊道：“还挺快的嘛！”

A 身边的特务冲着冯彪答应着：“冯头，他很老实。”

冯彪扫了 A 一眼，甩下一句话就沉下身去：“这样最好！”

A 和特务们走进大铁门，A 举目看了看，在视线范围内，这里和 A 掌握的白山馆建筑图一模一样。一共有四栋房子，都是两层小楼。这四栋房子并不像中国传统的大宅子那样和门平行布局，而是和大门垂直的，每栋之间并无联系，完全独立。

A 走进大门所处的位置，刚好一边两栋房子。中间有条用石板铺设的路，刚好能通过一辆卡车。而在正前方，还有一道和刚才进来的那道铁门一模一样的铁门，只是在那铁门旁边，还有一扇小铁门，看得出是一个连接里外的警卫室。院子里的这四栋房子并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是审讯室、医院、宿舍和办公楼，真正关押人的地方还在里面。

冯彪此时正从旁边的梯子上走下来，这个梯子就是通向第二层院子铁门上方的小平台。冯彪打量了一下 A，不知道动了什么心思，说道：“张处长，就算你是个识相的人，可你也太老实了吧，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还挺高兴被关进来呢？不应该啊，这一年多来，我也见到不少共匪奸细了，你这不叫不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呢。”

A 心里微微一震，心想道：这白山馆的特务头子之一果然不简单。

A 撇了撇嘴，轻声说：“我是相信我一定能出去。我是不是共匪，不用辩解什么。”冯彪哈哈笑了起来：“出去？哈哈，真有趣！真有趣！第一次听到！很好很好！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理由出去！”冯彪又立即拉下脸来，他的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骂道：“老规矩，拉干净后躺着进去！”

A 知道这躺着进去大概就是要给他动刑。

A 身边的特务也轰然一声应了，将 A 拉向右手边的一栋房子。

这时，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冯彪，不要总是让人躺着进去嘛！我看张处长可以免了。”

所有人都一回头，从左手边走过来两个人，一个中等个头，四十多岁的年纪，头发梳得溜滑，鼻子下方留着工整的胡须，穿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一支金笔别在上衣兜里；另外一个瘦高瘦高的，脸上颧骨突出，一双细长的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没睡醒似的，整个人似乎无精打采的，但是那双小眼睛微微一睁，却有一股子淫邪之气透出，穿着身军装，倒也工整。

冯彪的口气连忙出奇地客气起来：“孙馆长，张特勤长，你们怎么出来了，我还说把这个张海峰安排好了以后再请你们过来。”

那个中年人就是孙德亮孙馆长，瘦高个自然就是这里的特务总长张顺民。

孙德亮笑着摆了摆手，说：“我一直等着张海峰处长大驾光临呢！”说罢，也没有搭理冯彪，径直走到 A 的面前，客气地抱了抱拳，和颜悦色地对 A 说：“张兄，可记得我孙德亮？”

A 摇了摇头，说：“不是太记得，抱歉。”

孙德亮笑了笑，说道：“一年前正月十五，戴笠戴委员不是请大家聚了聚吗？我那时候刚来重山不久，那天晚上对张兄的文采很是钦佩啊！能那么快对上戴委员的对子的人，可不多噢！”

A 低头想了想，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道：“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就在戴委员身边，只是没有留胡子。”

孙德亮拍了拍 A 的胳膊，说道：“张兄果然是好记性啊！一点就透。”

A 撇了撇嘴，也不说话。

孙德亮身为白山馆的馆长，怎么对他显得和冯彪之类不太一样？孙德亮继续说道：“张兄，我知道你是从刀山滚过、血海里游过的，你为党国服务了十年，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怎么就一时糊涂了呢？张兄，以你的学识和胆识，党国必有重用啊！张兄，如果你知道什么，只要说了，就是立地成佛，回头

越
狱

是岸啊。党国对犯了错误的重要干部，从来都是宽厚仁慈的。”

A撇了撇嘴，说道：“张馆长，我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孙德亮和气地说：“张兄，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气，有怨气，觉得冤枉，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我办公室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张兄，请你记住，只要迷途知返，党国仍然会委以重任，绝不会计较前嫌的。”

A点了点头，说道：“好的，我知道了。”

孙德亮紧紧地握了握A的胳膊，那神情真是情真意切，几乎眼中含泪，说道：“张兄，你是人才！人才！让你受委屈了！”

说罢，孙德亮转身离开，并挥了挥手。

冯彪吆喝了一声：“带走！”几个特务就推着A继续走去。

冯彪看着A被推入房内，才小声对一直背着身子不看A的孙德亮说道：“孙馆长！如果他就是不愿意说呢？”

孙德亮瞟了一眼冯彪，说走边低声骂道：“浑蛋！就算他说了，你以为我真的会放了他吗？这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礼！攻心为上！你当这些共匪奸细怕挨打受刑吗？尤其这个张海峰，八年抗战，他吃的苦头常人都无法想象！越打嘴闭得越紧！他们最看重的还有一个‘义’字！”

冯彪连忙说道：“孙馆长又给我上了一课！”

孙德亮哼了声：“说了多少次，这里不是白公馆！对付我们这里的犯人，攻心为上！红脸白脸要唱得恰到好处，才有作用。你嘛，继续当你的恶人就是了。”

冯彪应道：“是！是！谨记孙馆长教诲！”

孙德亮冷哼一声，那张看似一副正义的脸上也涌起一阵邪气。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能让张海峰说出只言片语，一定是能够得到极重要的情报，毕竟能让张海峰加入共产党或者服务于共产党的，至少是重山市最重要的几个共产党负责人之一。

孙德亮和张顺民两人独自又往前走去，孙德亮转头对张顺民说道：“顺民啊，那个徐行良你小心点，此人和李圣金关系颇深，又极有心计。这个张海峰你要多盯着点，不要让徐行良染指，弄不好，李圣金这个笑佛就要给我挖坑下药。”

瘦高个张顺民面无表情地说：“您是戴委员亲自点名的人，他们敢吗？”

孙德亮哼了声：“李圣金这老鬼一直想往中央爬，从我这个白山馆突破，弄些重要情报出来，可是他的大好机会。我在这里待着，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表面上他对我服服帖帖，大事小事都积极配合，却把2号楼弄得像这里的狱中狱一般，现在连抓人也总是让徐行良去，把你丢在一边，他这心思不是明摆着吗？所幸2号楼的犯人尽管重要，到现在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要不尾巴定要翘到天上去！”

四、三栋牢房

A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了起来，尽量让药水细细地流入食道中。这药不仅难闻而且难喝，这让 A 每喝一小口都微微皱眉。特务敲着栏杆骂了起来：“当喝糖水呢？怎么像个娘儿们一样？”

A 抬起头来，讨好地说：“太难喝了，我肯定喝完，几位兄弟见谅。”说着又低下头喝了一小口，就咳嗽起来，但 A 使劲压制着这咳嗽，碗里几丝 A 咳出的血液飞快地融在黑乎乎的药水中。

所幸这碗药水并不多，A 在特务的催促和嘲笑声中终于艰难地一饮而尽。一个特务敲着栅栏嚷道：“要拉屎了拉在你边上那个盆子里啊！”另一个特务也嘀咕道：“奶奶的，总是要干这些搅屎的事情，每次都一无所获！真他妈的烦。”

A 的肚子很快就翻江倒海一般蠕动了起来，咕噜咕噜的声音好像肚子中奔驰着火车。A 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当着特务的面脱下裤子拉了起来。

铁栅栏外的特务将准备好的口罩戴上，含含糊糊地大骂特骂起来。

这泻药的药效极其猛烈，A 自己都能感觉到身体里几乎连肠子都要拉出来了。几个小时后，A 终于瘫软在一边。又过了一个小时，特务见 A 已经没有什么迹象了，戴着口罩打开牢房钻了进来。这些特务尽管嘴上抱怨不已，但是工作起来还是非常仔细，他们用一个个网眼的铁网罩一遍又一遍地在 A 的那盆粪便中探索着。

嫩肉的。”

A 没有说话，他不敢说话，他想到了不能将纸团吞进肚子里，但没有想到泻药发作会这么厉害，肠道剧烈地蠕动让本来卡紧的纸团不断滑落着。

特务把那恭桶收拾了，嘴里骂骂咧咧的，锁上了牢门。

A 小心地咳嗽了一声，那纸团好像略略地上升了一些，这个倒刺的好处就是，只要使劲地反呕，只要没有刺入肉中，就能将纸团挤上来一些。但是 A 现在不能吐出来，现在不是时候，他必须得待在正式的牢房中才行。

A 只咳嗽了几声，一个特务就又绕过来，敲着栏杆骂道：“咳什么咳？还没拉干净呢？拉屎拉出肺癆了？”

再一小会儿工夫，几个特务过来把牢门打开，把 A 一把拉起来，拖着就往外走。

A 根本不敢挣扎，顺从地被他们拖到地下室的另一间空旷的房间，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子浓浓的血腥味。四下望去，这个房子中间只有一张小桌子，四周都堆着一些铁链和绳索，青石板的地面上，有一堆一堆暗红色的血迹。看到这个场景，A 已经意识到了，这里是审讯室，动刑的地方。

特务将 A 的上衣扒掉，绑在一根柱子上，A 有点紧张，他并不怕皮肉之苦，只是现在要给他动刑，那牛皮纸团恐怕就要掉入胃中了。

那些特务并没有动手，而是围在一边调笑了起来，并从墙壁上取下鞭子，在手中拉得啪啪作响，一边斜着眼看着 A 一边悻悻地笑着，这笑容笑得连 A 心中都发毛。

拿鞭子的那个特务自言自语地说着，明显就是说给 A 听的：“这鞭子很久没吃到肉了，轻轻碰一碰，可就咬一条肉下来。”另外几个特务也都斜靠在桌子上，又着手歪着头看着 A，那样子谁都知道，这些人绝不是善类，都是心狠手辣之人。

门被哐的一声推开了，冯彪一脸假笑着走了进来。他瞟了一眼 A，径直走到桌子边上，一屁股坐下来，喷了喷嘴，使劲抓了半天头，头皮屑纷飞。冯彪举起手来，吹了两吹，含含糊糊地说道：“你们，等什么呢？老规矩，先打二十鞭子正面。”

拿鞭子的特务吆喝了一声，啪啪地拿着鞭子走了过来。

A 看着他走过来，撇了撇嘴，低声说：“你们要干什么？我是中校军衔，动刑是必须上层批准的。”

冯彪把抓着头的手放下来吹了吹，说道：“你当这里是哪里呢？打你一顿消消你的锐气，这是此地的规矩，不用批准。”说着头一低，嘿嘿笑了两声，啪地把桌子重重地一拍，恶狠狠地骂道：“张海峰，在外面你是爷，人人都给你面子，可惜你进错了门！”

A 撇了撇嘴，慢慢地喘了口气，轻轻说：“既然是规矩，来吧。”

冯彪笑了笑：“好！有骨气！给我打！”

六、冯进军的加入

A 开始轻轻地咳嗽，努力让那牛皮纸团往上移一些，但是没有用，他知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扳动咽喉，用呕吐的力量迫使牛皮纸团吐出来。

A 很清楚，如果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男人值得信任，就能够给予他很多帮助，只是如何才能确定他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呢？同样坐在对面的冯进军也是心思翻飞，他能够隐藏住自己是穿山线第一桩的身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面对这样一个看着有些古怪的男人，他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会不会是特务们故意布下阴谋，安排的一个苦肉计呢？

A 低着头，突然轻轻地说道：“你知道哪里有卖绿灯笼的吗？”

冯进军微微地一愣，这句话是重山市地下组织中，十五个常用接头暗语中的一个，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并不准确，应该是问——你知道哪里有卖绿灯笼红豆糕的吗？标准的回答是——天气不好，听说郑家的人卖。

冯进军犹豫了一下，说道：“天气不好。”他只说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没有说，就好像 A 没有说完整一样。

A 继续低声问道：“这里有没有腊肉豆腐吃？”

冯进军又吃了一惊，这句话的暗语只有在紧要关头，高级情报人员被捕时，适当的时候才会说，只有各情报线第三桩以上的人员才知道怎么回答。而这句暗语还是不准确，完整的正确说法是——这里有没有豆腐腊肉吃？标准的回答是

越
狱

官，这个人身上一股子屎味，我透口气可以吗？”

老涂骂道：“你当你多香吗？滚回床上待着！”

冯进军哦了一声，退了回去。

A 正坐在床上，靠着墙壁，微微地喘着气。他的手中正握着那个牛皮纸团。

老涂仔细地扫了一眼牢房，打量着房里的情况，见没有什么异常，骂道：“都老实点！”骂完，转身绕回去了。

冯进军听到老涂的脚步声远去了，才低声对 A 说道：“同志，你没事吧？”

A 将嘴里的血咽了下去，说道：“谢谢啦，同志，要不是你帮忙，就糟糕了。”

冯进军说道：“同志，怎么称呼？”

A 说道：“我叫张海峰，重山市军需供应处副处长。”

冯进军略有些惊讶，说道：“我听说过你！怎么？你是？”

A 点了点头，说：“是，我是共产党。你叫冯进军？”

冯进军说道：“是的，我原来是国民党警卫营三连连长，呵呵，身份暴露了。张海峰同志，你有什么打算吗？”

A 慢慢地把手展开，牛皮纸团正静静地躺在 A 的手中，A 说道：“我是来越狱的。冯进军同志，你能协助我吗？”

第二重院落中最靠西的一栋楼房的二层，张顺民敲了敲门，屋里有人喊道：“请进！”张顺民扭开门进去，看见孙德亮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就着灯光看一本书，那本书是孙子兵法。

孙德亮见张顺民走进来，把书放下，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他示意张顺民也坐过来。

张顺民坐在沙发上，说道：“孙馆长，张海峰已经安排好了。”

孙德亮嗯了一声，说道：“很好。”

张顺民说道：“孙馆长，我不是很明白，让张海峰关在我们线人的房间不是更好吗？那个冯进军就像条泥鳅，万一他们两个……”

孙德亮笑了笑，打断了张顺民的话，说道：“顺民啊，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张顺民摇了摇头，说道：“孙馆长，属下驽钝。”

孙德亮还是笑了笑，说道：“欲擒之则先纵之。张海峰是个人物，轻易不会信任别人，哪怕是他的同志，我料想到张海峰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或者承认自己和共匪有联系。”张顺民顺着孙德亮的话说道：“孙馆长的意思是，最算他是最狡猾的狐狸，总是待在狐狸窝里，怎么也藏不住那身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旁人那里弄到我们想要的情报。”

孙德亮侧过身来，看着张顺民，笑盈盈地说道：“顺民，果然跟随了我多年，一点就透。那个冯进军如何？”